

爷爷奶奶的慢时光

□墨凝

爷爷奶奶就像一张岁月的黑白底片,在我的记忆中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爷爷奶奶是很小的时候,跟随长辈从北京西北一个叫勃得呢的地方泊民到东北的。勃得呢是满族人的聚居地,往上数我太爷那辈是满族镶蓝旗的王爷。这些都是我爷爷讲的。怪不得怎么看怎么觉得我爷爷有范呢。先不说爷爷夏季里白衬衫一尘不染,干净利索,也不说冬季爷爷不咳嗽也不喘,腰不弯眼不花,单说爷爷那一手毛笔字,在乡村是少见的。爷爷的毛笔字锋芒而内敛,透着倔强与圆润。每到新年,屋里屋外的门框上,都会粘贴爷爷用毛笔写的对联,爷爷写的对联全家人看着都舒服。有人在对联上用鼻子闻了闻,一副陶醉的样子。有人问,啥味道?不只是笔墨的味道。那啥味道?情亲的味道。

坐在炕头守着泥火盆,叼着大烟袋的奶奶说,啥味道也没有饺子味道香。爷爷一听就不乐意了,你懂啥,做饭去!奶奶又抽了几口大烟袋,抬头瞟了眼挂在西墙上那口“555”牌古老的大挂钟,然后在火盆边沿上磕着黄铜烟袋锅里的烟灰,有没烧尽的“蛤蟆头”叶子烟的碎末也被磕进了火盆,一股呛人的烟味儿直往人的嗓子眼里钻。奶奶拾掇好大烟袋放在窗台上,又瞟了眼西墙上的大挂钟,感觉时间差不多了,才把一双小脚从火盆旁挪到炕沿边上,嘴里嘟囔着,这一天的,少吃一顿都不行。然后下地,穿上棉鞋到外屋去做饭。

做好了饭,奶奶头上包了块旧毛巾,把火盆端到外屋灶坑旁,把火盆里的灰烬倒在灶旁的灰堆上,用小铁锹把灶膛里的火铲出来,装进火盆,再用小铁锹压实在了(在乡村这过程叫扒火)。这时奶奶不用出声,爷爷就会从里屋走到外屋,把沉甸甸的火盆端到炕上,然后在火盆里煨上一壶散白酒。爷爷每顿饭都要喝上一盅酒,爷爷的酒盅和酒壶都是白瓷的,酒

壶能装二两半,酒盅装一两多。爷爷喝酒,奶奶用筷子给爷爷夹菜,听不见两人说一句话。

在我的印象里,奶奶对爷爷没有任何称呼,连一声“哎”或者“那个谁”也没有喊过。爷爷的一个动作,一声叹息,一缕微笑,一个眼神……奶奶就能马上领会爷爷的心思。只有爷爷时常喊奶奶“娜达厨”,就像喊一个洋味十足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娜达厨”的准确发音是“那个大厨”!爷爷在说这四个字时,语速和味道,怎么听都是含着情感的三个字“娜大厨”,而不是生硬别扭的四个字“那个大厨”。

奶奶虽然和爷爷话少,可和村里的女人们却有说不完的话。冬闲时节,奶奶家来串门的妇女,围着火盆坐了一圈。奶奶叼着两尺长的大烟袋,让那些妇女看烟袋上的烟袋嘴儿,玉的,祖传的,都传好几代了,奶奶说,叼着不伤牙齿,又柔润又凉快。于是那些妇女便把奶奶的长烟袋传过来传过去,有的只是摸摸,有的叼着烟嘴儿抽上两口,有的问值老鼻子钱了吧……

奶奶最爱讲以前的事儿,奶奶讲,以前鬼子和土匪一样祸害人,他们一来,大姑娘小媳妇都往村外柳条通里钻,那时村外的柳条通没边没沿的,哪像现在都翻成了平地……跑不及的,就往脸上抹锅底灰,咋埋汰咋祸害自己……有一年冬天,鬼子进村了……奶奶抽了几口大烟袋停了一下又讲,我坐着马拉的雪爬犁,一口气跑出几十里。

谁赶马爬犁呀?有人问。奶奶就用大烟袋指了指窗外扫雪的爷爷,眼角眉梢透着不易察觉的喜悦,吧嗒吧嗒抽着大烟袋。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个秋天,奶奶去厢房(仓房)收拾东西,码在仓房里的一垛土还忽然倒了下来,奶奶被砸在了土坯下,等爷爷闻声起来把奶奶

救出来,奶奶的半拉身子从此就不好使了。

此时我已经结婚,和奶奶家住前后街。走出后院门,有时就能看见奶奶拄着木棍吃力地走在村路上。奶奶看见我,讪讪地和我说话,似乎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继续往前走。不久奶奶就瘫痪在了炕上,再也不能下地了。

从没做过饭的爷爷,学会了做饭,炒菜……冬天,爷爷做完饭,用奶奶用过的小铁锹,扒一火盆火,压实在了,然后把冒着缕缕青烟的火盆端在奶奶面前。奶奶看着一锅汗水,一头灰尘的爷爷,抹着泪说,这时间过得可真慢啊。爷爷仰起脸,嘿嘿笑着说,慢点好慢点好,娜达厨,你还想吃点啥,跟我说。奶奶说,别光惦记我,你的酒还没热上呢……现在好了,调了个个儿,你成了“那个大厨”。说着奶奶就笑,笑着笑着奶奶的眼睛里就笑出了眼泪。

转年的一个秋夜,爷爷顶着星光在五河岸边用镰刀割回一捆柳条,坐在屋地中央编柳筐,奶奶坐起来,背靠窗台看爷爷编柳筐。每年秋天,爷爷都要编一些大大小小的柳筐,散给亲戚们,抱柴禾、装土豆、扒苞米、装干菜……都用得着这些柳筐。

奶奶没病的时候,秋天会在院子里用黄土和一堆黄泥,然后用黄泥制作手工火盆。奶奶做的泥火盆,外表都用玻璃瓶子撇过,不但锃明瓦亮,而且抗摔打,不裂甑。火盆做好了,阳光下摆成一排排,往往还没晒干,就被村里的妇女当成稀罕物一个个抱走了……如今奶奶不能做泥火盆了,只能坐在炕上看爷爷在屋地中央编柳筐,心里就有些急躁。奶奶说,今几个初几啦,这日子咋这么难呢?

爷爷应着,慢点好慢点好……你渴不?

这时,一缕月光照进来,从奶奶银白的发丝上,慢慢移到爷爷古铜色的脸上。时光在爷爷的手中

一缕月光照进来,从奶奶银白的发丝上,慢慢移到爷爷古铜色的脸上。时光在爷爷的手中编织着,在奶奶的眼中慢慢流逝着。

生活速写

又过了一会儿,奶奶说,白天伺候我这个不中用的,晚上还要编这些东西,唉……奶奶一声叹息。爷爷仰起脸嘿嘿笑了两声,娜达厨,你先睡,这个小筐就差收口了,编完我也睡。

奶奶睡不着,依旧背靠窗台看着爷爷编柳筐。奶奶发现她的病改变了爷爷的性格,爷爷不但对她一说话就先嘿嘿笑,而且在奶奶看来一个男人,特别是像爷爷这样的男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爷爷全做到了。以前爷爷吃过饭,搁下饭碗就什么也不管了,走上街溜达一圈,消消食儿……而现在爷爷整天围着锅台转,洗衣、做饭、刷碗、熬汤药、喂鸡、喂鸭……给奶奶擦洗身子,端屎端尿。奶奶不忍拖累爷爷,就嫌时间太慢,她要快点走完最后时光。

爷爷总说慢点好慢点好,他舍不得奶奶走。

奶奶在炕上一躺就是几年,奶奶感到白天越来越长,夜晚越来越长,那段时光是奶奶过得最慢的时光。

那年冬天奶奶无声地走了。奶奶走后,爷爷总是打瞌睡,坐在屋檐下打瞌睡,坐在板凳上打瞌睡,烧火做饭也打瞌睡……

奶奶走后的第21天,爷爷忽然倒在了地上。四轮车拉着不省人事的爷爷,走出村不到三里路,自动熄火了。再一摸爷爷,已经没了呼吸。一个护送爷爷的长辈含泪一声长叹:这老爷子啊,死了也不想给大家多添一点麻烦!爷爷出殡那天,一个村子都哭了,一个村子的父老乡亲都来送爷爷。

爷爷走后,奶奶家屋里房梁上还挂着爷爷编织的小柳筐,小柳筐里装着奶奶从前剪的鞋样,针头线脑……小柳筐偶尔会悠悠地晃动起来,像是在回味爷爷奶奶生活在屋子里的那段慢时光……



把俺家办成旅游点

□庞壮国

突然想起一个题目,《把俺家办成旅游点》。

在中国凡是好玩的地方差不多都是围一个围墙,收门票。门里再整点参观项目、娱乐项目、互动项目、文化项目、吃喝项目。

我家也好玩啊。虽然来我家玩的人不能成百上千,一天里四五个总有了。而且基本上一年里不断溜。喝俺家水俺家还搭上茶叶。费俺家电俺家从来不收费。脚底摩擦俺家地面俺家还得天天拿塑料地板滚子擦地。

心疼啊。长此以往,家将不家。

我决定把俺家办成旅游点。到处的旅游点给咱树立榜样,收门票,动不动一百八一百六,一个小村屯围墙围起来,大门口横一个木头杆子,谁想进村,买票,要钱。

俺家不能黑。门票每个人十元得了,给五元三元也行,不能算公开价,算友情折扣。

参观项目吗,设计在厨房里泡上一小盆木耳,看一看水泡木耳还不行吗。参观者可以搅动搅动,盆里水一旋转,黑木耳就能够想象成小黑天鹅,还跳着水上芭蕾呢。还可以考虑事先买一捆芹菜韭菜香菜,参观者动手,蹲下来摘香菜摘韭菜摘芹菜也不掉价。

娱乐项目呢,让小狗球球跟来客耍贱,挠一挠小狗肚皮,平时哪家狗哪个狗让你随便挠呢,咬你手指头算是轻的。

互动项目可以考虑请来客把大脸靠近鱼缸,你看了金鱼,金鱼大眼珠子也看你,多么互动啊。

旅游点也得要文化。俺家一面墙的大书柜,里头的书来客随便翻。我自己出版过的诗集散文集随笔集划拉划拉九本呢。《望月的狐》《庞壮国诗选》《听猎人说》《庞壮国随笔集》《心大》《划浪》《古道》《红手绢》《梦着梦着》。我媳妇张小兰也出过书,《三十八岁的爱情》《把月亮放进来》。我参与编辑过的书,我媳妇参与编辑的书《诗见弟》《随笔部落》《四十二客博文》《大庆文艺精品丛书·散文随笔卷》。

当然啦,我家旅游点来客不是奔着文化来的,是奔着麻将桌酒桌。这方面我得慢慢引导吧。反正,旅游点就这么定了,先试营业,肯定产生疙疙瘩瘩的问题,一边运营一边整改吧。

吃喝项目暂时空缺。因为是在家跟前小饭店点菜送菜呢,还是自己准备好五花肉、鸡爪子、羊肉片、带鱼块,让来客亲自下厨,展示厨艺呢,得经过主人家与玩家相互沟通相互碰撞相互吵嘴,最后达成共识,方好施而行之。要害是,钱,谁给拿。

其中最为闹心的是门票问题。搞旅游业的习惯打法,就是把好山好水大墓大祠拿围墙围住,收门票。一片美树林收门票,一泓清湖水收门票,一个小村庄收门票,咱就不说了,啥啥也没用。一个家也收门票,有点把门票情结给整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本来对收门票现象早就愤愤不平,自己家还这么不正经不自觉不清醒,于心不忍啊。

不收门票,那我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梦想就等于空想。唉,弄了半天,实质上玩了一千字的游戏。游戏也没啥害处,我游戏了,让憋闷心底的糊住小心眼的酸唧唧情绪得到了燃烧,电脑键子敲响最后的一个句号,我立时心静如水。



扫码关注《天鹅》 共享文字之美

破阵子·脱贫

□张翔

千百年流梦幻梦,
历朝欲治贫穷。
人祸天灾劳作苦,
破五财神喜乐迎。
焚香心不平。

当代扶贫精准,
雪中发送真情。
翻建新居栽柏柳,
绿染温棚扫乱蝇。
华年济众生。



《输送光明》版画 120×80 姜雪

深冬腊月,画家吕立纯喜迁新居,书斋怡竹轩内,摩挲着书房里亲手绘制的青花瓷器,红竹、荷花、水鸟、古典人物,难以释手,如同时光相连,追溯着与千年瓷都——景德镇的不解之缘。是水墨,也是瓷韵。

2011年秋末,吕立纯应我省画家陈经舟先生之约,第一次与江西景德镇相遇,其时正是细雨蒙蒙。

“新平治陶,始于汉世”,“陶舍重重倚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沿着十里江岸,制瓷的作坊层层叠叠地铺展开来,每天来来往往运送制瓷原料、生活物资与陶瓷产品的船只上的帆樯几乎遮蔽了整个江面。

古代与当代,因为这次的瓷韵之旅,与吕立纯熟悉的水墨有了碰撞,有了融汇。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时隔多年后,看着书斋里藏下的亲手绘制的瓷器,是怎样的一种难得。

吕立纯第一次瓷器创作的瓷厂叫红枫瓷厂。位于珠山区樟树小区东北角为民瓷厂大院内。为民瓷厂是计划经济时期著名的国营工艺瓷器和日用陶瓷生产地,占地面积很大,内有十多个大型工艺陶瓷与艺术陶瓷生产厂房和车间。院内,几十个大型陶窑高高地矗立着,向人们诉说着陶瓷工业中心曾经拥有过的辉煌。

红枫瓷厂在为民瓷厂右侧首个大厂房中间,老板叫刘厚发,大家都叫他刘窑。刘窑与夫人以及兄弟姐妹等多人共同经营着这个民营的手工业陶瓷艺术作坊。

在拉坯车间,见三四个青年拉坯技工,正紧张地揉捏着一块块灰褐色的泥巴,随着拉坯机的旋转,在娴熟的手法下,各种器型的陶瓷泥坯,制作完成。车间内,建有多排制坯架,晾干定型后的素坯器物,或瓶,或罐,或鼎,形态各异排列其上,等待着艺术家们的绘制。右侧喷釉车间气氛的轰鸣声不时环绕耳畔,车间纵深处左侧的大型气窑长5米,高3米,宽2.5米,红枫瓷厂的全部陶瓷产品,都在这里烧制。

那天,刘窑和工人们正在开窑,刚从窑窑里推出的两米多高的窑车上,散发着余温的各式瓷器,

每逢重大节日,人们都挂起象征团圆与美好的红彤彤的灯笼,营造喜庆气氛。自古以来,灯笼不仅是增添喜庆气氛的载体,业已成为中国人寄托情怀和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憧憬。移居省城多年,每当看到街道上高悬的大红灯笼,我就不禁想起儿时农场连队自制纸灯笼的情景,勾起久远而温暖的记忆。

地处东北边陲的北大荒,早年交通闭塞,商品匮乏,想买只灯笼很难,商店、小卖部连块糖都很少见,哪有灯笼卖。咋整?自己动手做呗。大人们懒得伸手,顶多动动嘴,动手操作的都是我们小孩。进了腊月,开始就地取材做冰灯笼,用维得罗(一种V型水桶)装满水放在外面冻,冻好后拎回屋里缓一会儿,再整个倒出来,一个冰灯笼就基本制成。看着简单吧,其实冻的火候很不好掌握,冻小劲了,周围的冰壁太薄容易碎掉,冻大劲了,就冻死心了,变成了冰坨,放不进蜡烛。第一次作冰灯笼,我因为睡过了头,没有在夜里10点前将冻在外面维得罗里的水倒掉,结果差点冻死心,只能勉强放进一支小蜡烛。点上蜡烛后,我想在邻居面前显摆显摆,就连夜和弟弟抬着冰灯笼要去连队街上走一圈,展示一下,毕竟是自己的处女作嘛。哪知快冻死心的冰灯太重,路也太滑,没走几步我们哥俩摔个仰八叉,冰灯哗啦一声碎成了好几半。所以说,那时候要制作一盏大而适中,通心明亮的冰灯笼,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看着明亮的冰灯笼,我想,如果有颜色的水制作一个冰灯笼什么样子呢?一定比千篇一律的白色好看多了。上哪去弄染料呢?我盯上了老师讲台上的钢笔水,让我惊喜的是,讲台上不但有瓶蓝钢笔水,还有一瓶红钢笔水,于是我趁老师不注意都揣进书包里,回到家连夜做起了彩色冰灯笼。但老师很快找到家里来了。我的父亲很愤怒,操起烧火棍冲

出屋门,他并没有打我,而是将门口雪堆上盛着一蓝一红颜色凉水的两个维得罗,一脚一个都踢倒了,我眼睁睁看着带着冰碴的鲜艳的凉水,顷刻间渗入雪堆里,制作彩色冰灯笼的计划就这样流产了。

其实,与制作冰灯笼相比,我更喜欢制作纸灯笼。冰灯笼看着玲珑剔透很好看,却不易挪动,而且怕热,只能放在屋外。纸灯笼就没有这些缺点,但制作纸灯笼的工序相对复杂些,正因如此,也更充满乐趣和成就感。纸灯笼骨架需细长直溜的将秆(高粱秆顶端的一节)或柳条条根。农场是国营单位,那些年,只能按照上级计划和要求种植三大作物,也就是大豆、玉米和小麦,高粱、谷子等杂粮农场是不种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材料咋整?没办法,偷呗!农场不种高粱,周边村屯却没少种。冬日里,村屯的场院堆着如山的高粱垛。趁着夜色,我和三个小伙伴腰缠麻绳跨别镰刀,在满是积雪的田野里穿行两公里,潜入离连队最近的村屯场院,一人望风,其余人把码好的高粱秸一捆捆拉出来,再将一根根高粱顶端那一节用镰刀砍下来。正常应该是撇下田,但直接砍比较快,毕竟是偷嘛,从容不得,先草草地拢巴拢巴扛回家再说吧。

将秆来之不易,不能轻易浪费,需要计划着用。将秆和柳条两种材料的制作方法 and 工序基本相同,只是用将秆做骨架要用竹签固定,用柳条做需用细铁丝固定,要用钳子拧,比较麻烦。那时,纸灯笼大致有两种造型,长方形和菱形。做长方形的直来直去比较简单,而菱形就复杂很多,但也好看一些。先量好尺寸用铅笔刀在将秆直径三分之二处割两个豁口(注意,将秆表面滑且硬,容易割手),再折成150度左右的角固定好,这样折好的将秆一般有4根就够,然后将它们呈对角用将秆链起来,一个南瓜大小的菱形纸灯笼就

水墨瓷韵

□晓言

作的新彩堆釉《荷韵》新器型瓷盘,在第七届中国·龙江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获银奖,这件作品蓝灰颜色堆釉处理的流动恰到好处,堆釉色彩鲜活明快,烧制肌理自然天成,艺术效果绚丽多姿;另一件新器型《红莲沉醉》飞碟形扁瓶,在首届龙江工艺美术创新产品设计大奖赛中获银奖,作品中以青花色彩挥写荷叶,用新彩画回眸水鸟,红莲荷花绽放,呈现出清幽淡雅的意境,形成了艺术形式和表现技法的高度统一,浑然朦胧中显示整体力度的超脱境界,简约中呈现出的清雅诗韵表现得淋漓尽致。造型语言、形式的完美和华丽的釉色表层效果,着意追求作品更多体现形神兼备、诗韵寄情的意味,作品风格形成简约、醇厚、高雅的韵味。2017年新作的《青中别有韵》在黑龙江省“一带一路”民间工艺精品展上荣获金奖。

艺术创作是件“苦差事”。如何苦中作乐,一起画瓷的当地“哥们”给出了极佳的答案和去处。

景德镇的展馆林林总总,而参观走访景德镇各种瓷器展览馆是最好的学习去处。位于景德镇市中心的国贸展厅,是瓷器艺术品展示最集中地。步入大厅,分布着上百家瓷器艺术品展厅,琳琅满目,光彩照人,陈列着景德镇数以百计工艺美术大师的陶瓷作品。四季风景、花鸟、人物、山水,题材丰富;青花、釉里红、釉上五彩、釉下新彩,色彩缤纷;更有各种各样仿元明青花瓷器,釉彩绚丽,目不暇接。

在吕立纯的瓷都印象里,时时时新,最赋予瓷都活力的是新一代的创新魅力。每周六大学生创业基地跳蚤市场就是时代的缩影,无论是画家,还是游客,都热衷于此。位于景德镇市珠山区东南角的旧货市场,早些时候,也是烧制瓷器的旧厂房,后来淘汰后,改作商铺,渐渐形成如今的样貌。

陶瓷专业的大学生,在研究学习中,创作的手绘瓷器工艺作品,门类很多,色彩新鲜里,透着难以言表的生动、新颖、朴素、佳趣。如今工作室里常用的瓷罐、水孟,还有曾带回馈赠的小礼品,大多出自

曾经的工作室,曾经的器窑,曾经满目的釉彩,不知何时再见,能够常在眼前的,只有书斋里藏下的水墨瓷韵。

行与思



《荷韵》 新彩釉瓷器(绘) 吕立纯

这里,是为了保留景德镇的风土人情,也是让身边的朋友们,多多认识青花,认识景德镇。

当地80后青年瓷画家何勇有着东北人的豪爽,带着浓重的江西味,和吕立纯结交成朋友,他们相互交流画瓷器技艺的经验体会,切磋中国水墨画与青花瓷艺术创作的共同之处与差异特色,及青花釉里红创作的技巧特点。

从那时起,黑龙江佳木斯与江西景德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地艺术家曾互访多次。

2016年秋初何勇到黑龙江举办个人瓷器展时,吕立纯将自己一方30岁所篆刻的“谦受益”寿山石朱文印赠与他留念。如今的何勇已经受评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2018年初,吕立纯从景德镇友人处得知,为民瓷厂将动迁,红枫瓷厂也在动迁之列。曾经的工作室,曾经的器窑,曾经满目的釉彩,不知何时再见,能够常在眼前的,只有书斋里藏下的水墨瓷韵。